

49

文学研究会资料(下)

WENXUEYANJIUHI ZILIAO

贾植芳 苏兴良 刘裕莲 周春东 李玉珍 编

中国社会科学院
文学研究所 总纂

中国文学中 资料全编

现代卷

文学研究会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为重要的文学社团之一。本书收录了文学研究会成立宣言、章程，组织机构，文学主张，与其他社团关系，有关文学研究会的评介、回忆文章，大事记，刊物、丛书目录，及相关资料索引，全面反映了文学研究会的历史面貌。

知识产权出版社

49

文学研究会资料(下)

WENXUEYANJIUJI ZILIAO

贾植芳 苏兴良 刘裕莲 周春东 李玉珍 编

中国社会科学院
文学研究所 总纂



现代卷

知识产权出版社

内容提要:

文学研究会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早成立的文学社团,其成员多、影响大,在流派发展上具有鲜明突出的特色,成为新文学运动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文学社团。本书上册收录了文学研究会成立宣言、章程,组织机构,文学主张,与其他社团关系;下册收录了有关文学研究会的评介、回忆文章,大事记,刊物、丛书目录,及相关研究资料索引,全面反映了文学研究会的历史面貌。

责任编辑:马 岳
装帧设计:段维东

责任校对:董志英
责任出版:卢运霞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文学研究会资料/贾植芳等编. —北京:知识产权出版社, 2010.1
(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·现代卷)

ISBN 978-7-80247-612-7

I. 文… II. 贾… III. 文学研究会—史料 IV. I209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201642号

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·现代卷

文学研究会资料(下)

贾植芳 苏兴良 刘裕莲 周春东 李玉珍 编

出版发行:知识产权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

网 址:<http://www.ipph.cn>

发行电话:010-82000860 转 8101/8102

责编电话:010-82000860 转 8171

印 刷:北京市凯鑫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720mm×960mm 1/16

版 次:2010年1月第一版

字 数:1140千字

邮 编:100088

邮 箱:bjb@cnipr.com

传 真:010-82005070/82000893

责编邮箱:mayue@cnipr.com

经 销: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

印 张:76.75

印 次:2010年1月第一次印刷

定 价:154.00元(上、下)

ISBN 978-7-80247-612-7 / I · 103 (2736)

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。

九、有关文学研究会
评介、研究文章选辑

介绍《小说月报》并批评(节选)

石 岑

顷接到商务印书馆寄来《小说月报》第十二卷第一号，披阅之下，欣喜欲狂。其中佳著固多，其尤使余喜入心脾者，为冬芬君所译《新结婚的一对》名剧。叹为该卷中压卷之作。冬芬君译笔，何其体贴人情，恰到好处，至于如是。兹译虽尚未完，但余欲简述其中事略，以晓阅者，并摘出冬芬君所译数段，以表余激赏之处。剧中人物，一父；一母；一女，名罗拉；一婿，即女之夫，名阿克尔；一客，即女之友，名麦昔尔特。阿克尔深识爱之真谛，故其出言举事，不类平常。……

次于《新结婚的一对》者，为周作人君所译之《乡愁》，亦使余阅之俯仰不置。默坐冥思者移时，余始以为不如改题为“无母之悲”，更足以增读者之深感，继思此文主意，固在怀故，因失母之幼孩，其眷念群孩，因而及于共戏时之里门益笃耳，惟念芳姑儿之身世，一若顰儿之凄然感人者，终觉“无母之悲”一题，较《乡愁》含意尤哀。不知周君以为何如？原著布局立意，均有可取，周君特选兹篇，渊哉其用心也。

复次为王统照君之《沉思》，亦耐人寻味之作。王君殆别有伤心者乎，女优琼逸果被何罪，而为他人颠倒簸弄至是乎？以我一身之故，而官吏，而画师，而吾心髓之爱人，皆一变其最初之生活，琼逸之百感萦胸，殆有情者所难堪也。王君以《沉思》颜其篇，篇之始为画师之沉思，篇之终为琼逸之沉思，殆皆各擅沉思之能事矣。王君是篇之命意，尤强于遣词，使末幅以沉痛流丽之笔出之。其价值或未必不可

与《乡愁》争伯仲也。

许地山君《命命鸟》一篇，虽属佳构，然余阅至中幅，即伴有阅石头记贾宝玉游太虚幻境一段之感想，迨阅至末幅加陵愿随明敏同往，又起模造贾宝玉随空空道人而去一段故事之怀疑。惟铎君附注，乃谓许君幼在缅甸所目击之事，是殆天造奇缘也欤？命命鸟足以箴今世之滥言恋爱者，复足以慰失恋之人，用意良非浅人所易窥见。叶绍钧君《母》，似含反对儿童公育之意。冰心女士《笑》，则有和光同尘之思，皆创作数篇中足发人深省者也。

《痴人日记》原著，疑是刺俄国官吏之闾茸，与夫阶级之森立，全为寓意小说。《邻人之爱》，用意深远，不易捉摸，不敢轻断，雁冰君谓象征色彩甚浓，诚如其言。愚以为就我国目前社会状态，宜多介绍般生易卜生一类小说。易卜生我国知之者甚多，般生则鲜能道其姓字者。此后小说月报能办一般生号，或每期介绍般生名作，似皆为亟亟之图。迩来俄法小说名剧，我国争相介绍，而英美诸国，似多未及之者，亦一小说译述界之缺憾。创作与译著，固宜并重，惟创作须有一种新文学的新生命伏于其中，不可一味模制，亦不可无病而呻。此创作与译著均须略加慎审之处也。

小说月报，今岁主其事者，为沈君雁冰。沈君性嗜文艺，复能寝馈其中，又得文学研究会诸贤之助，其所供献于社会者，必匪浅鲜。海外文坛消息一栏，所以裨新文学研究者尤大，亦自非沈君莫办。则沈君所负责任之重大，于此可见。故愚谨为今岁之小说月报珍重介绍之也。

（原载《时事新报·学灯》，1921年1月31日、2月1日）

附：沈雁冰致石岑信

石岑先生：在学灯栏拜读先生《介绍小说月报并批评》一文，深感激先生提倡新文学的热情；而批评之警切独到，尤所佩服。小说月报今年改革，虽然表面上是我做了编辑，而实在这个杂志已不是一人编辑的私物，而成了文学研究会的代用月刊，正惟是如此，所以我也觉得小说月报对于新文学的创造一定很有贡献；否则，以我那样浅识，怎能希望小说月报有怎样起色呢？先生奖许我的话，我实在万分惭愧。不过我想，中国的新文艺正在萌芽时代，我们以现在的精神继续做去，眼光注在将来，不做小买卖，或者七年八年之后有点影响出来。现在的小说月报只是纯而正罢了，我们都很觉自惭，不能十二分完善。先生称赞它好，是出于鼓励大家的意思，——以先生的眼光，宁有不洞瞩小说月报之脆弱不完善——我个人一方面极感先生的厚意，一方面却请先生对于每期小说月报要切实的不容情的批评，当小说月报是英国的 Athenaeum 美国的 Dial 或是法国的 Mercure de France，要于他的长中寻短，下犀利的批评，则一方可使我们得改善之机，一方也可提高社会上一般人的眼光。我相信先生对于这意见一定赞同的。

我很知道在中国现时的小说界中，今年的小说月报总能算是出人一头地了；但我——自然不独是我，凡有思想的人大家同的——相信在中国现时的小说界中出一头地的，便是到世界的文学界中没有一个位置。我敢代国内有志文学的人宣言：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世界文学界中争个地位，并尽我们民族对于将来文明的贡献，所以愈看愈觉得小说月报不完全。我相信合我们现在同志的力量不难办到我们的希望，

只是我们要用力，要自知其缺点，加之以十年八年的功夫，希望总在将来啊！而我们最希望一个助我们前进的他力，就是先生的批评了。以美学的眼光来批评，以艺术的极则来绳正，这是极希望于先生的。先生不腻烦么，我们正是不胜欢喜！先生指点我们应出一个般生号和多介绍英美文学，我们都打算极力办去。现在已拟定的专号，除四五号为俄国文学号外，七号已定为戏曲研究号，十一号亦定为专号，此外六七号之间，并拟出个非战文学号。对于英美文学，除每期多译，并当多做论文。近来北欧及俄国文学，翻译者极多，大率亦为名家，惟英美文学则翻译者少，而且所译的也大都不是第一流的作家。美国最大的文学家如 Mark Twain 如 Howells 如 Henry James，英国的如 Hardy 如 Galsworthy 如 Gilbert Causton 如 Morgau 如 Stevenson 曾无人说起，这是极可惜的事；此后小说月报自当竭力把真的介绍过来。

海外文坛消息一栏，我满意想做得很出色，然而自量识浅，空负先生奖借。从第二期起，已扩充为八面；第三期尚拟扩为十四面。而一面要精选创作材料，不患少而患不精。并切盼先生之指教。

唠唠叨叨说得太多了，先生莫笑，并请指教。

沈雁冰启

（原载《时事新报·学灯》，1921年2月3日）

介绍《小说月报》十二卷一号

晓 风

《小说月报》，从十二卷一号起，已经换了一副面目，虽然是第十二卷一号，我们不妨将伊看作一卷一号。凡是一种杂志的一卷一号，我们例应介绍或批评；介绍使读者认知，批评使作者反省。但《小说月报》却更有这样的需要：因为伊已经在污泥里过了一半的少年期了，伊现今虽然换了个灵魂，却仍然容易被人蔑视。因为这关系，所以我也要郑重地替伊从新通名，介绍，——虽然伊是已经伐毛洗髓，容光焕发，不烦奖誉的伊了。

这号里，有两篇很重要的评论：一篇是周作人先生底《圣书与中国文学》，一篇是沈雁冰先生底《文学与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份的误认》。这两篇内容很重要：那一篇指示我们注意什么思潮底大流（希伯来）和语言底范本（圣书），在建设新文学积极的这一面很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；这一篇指示出几种谬误，在新文学建设消极的这一面，也很有周到的教导和暗示。形式是周先生的简练，沈先生的流畅，也都各显他们底本色。

我常说：文学重在创造，与其多译名作，驱人走入机械的模仿一途，无宁多著、多译论文，指出一条往创造一途的路，给与有志于文学的人们。在这意义上，这两篇便是第一重要的读物了。

创作方面，依我看来，冰心女士底《笑》，可以算是一篇压卷的作品。但在“社会的”意义上，却不如叶绍钧先生底《母》，而且现今中国人底理解，似乎也是叶绍钧先生这篇更为合拍，在“国民的”这一

点上，自然也要算这篇最为合选了。

其余创作，也都各有特长。只是那篇《沉思》，不可以稍为洗练点么？

译作一栏，我最爱读周作人先生底《乡愁》和冬芬先生底《新结婚的一对》。周作人先生底文字善于写愁，如他所译《齿痛》底跋语（《新青年》七卷一号），感人之深，真是不易追及；这篇虽没有那样恰好，但也不是新手所能仿佛。冬芬先生的文字，我平常不曾注意，但就这篇看来，是很有希望的。

最后，我希望他们将“文学丛谈”扩充，“文坛消息”添入“海内”一门。这理由很明显，贤明的主任当能了解这一层意义。

一九二一年二月一日在上海

（原载《民国日报·觉悟》，1921年2月3日）

介绍《小说月报》号外《俄国文学研究》

晓 风

《俄国文学研究》一巨册，是革新后的《小说月报》底第一次的号外。内容：著译论文，二十四篇；译作，二十九篇；插画，四幅；摄影，十一个，共四百多页，约有三十余万字。今已出版，实价每册一元二角。

我们对于这册，约有下列感想，所以特为郑重介绍：

(一) 这几年来各种杂志，虽然出过种种的特别号，如礼教号、人口号、易卜生号、劳动号、罗素号、尼采号、国语号等等。但其量从不曾有这么多。这是一种可以满意的处所。

(二) 小说月报革新后，总不免受伪保守者（真保守者似也不该看旧小说的月报）底执拗的抗议。但他们在这中间却还能奋发，刊行这样的号外，可见他们革新实有一种诚意。这是我们第二个满意的处所。

(三) 中国几年前的小说等等，技术略乎可观的并非没有；只是态度，多是晦暗，千分之九百九十九，不脱戏作的态度。最近，虽有异军崛起，也因人手和事务的关系，还不能十分有所建设。在这时候，最简捷的救急的方法，便算到介绍了。但介绍一人或一派的除外，介绍一国的，却要算俄国是第一个适当的国。因为俄国底近代文学史，几乎全部充塞着人生的喊声，与中国习俗适成反比，最能医中国顽劣的作家底头脑。今先介绍这国，这是我们第三个满意的处所。

总之，这个号外，要算在这各面消沉中的唯一慰藉者了。

至于内容批评，我愿一任读者。

（原载《民国日报·觉悟》，1921年10月18日）

介绍小说月报《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》

C

“我的田园，我的田园”呵，我的田园，
我的田园！
犁你的是我的枯骨，
耙你的是我的胸肋，
浇灌你的是我的赤血，
我心坎我肮脏的血！
对我说哟，我的田园，
到何年何月才是我小康的时节？
我的田园，呵，我的田园！
我祖我父传你下来，
如何到我手里，
你不能把我养活？
我千辛万苦的操作，
我的血已经渍透了你的黑土。
你呵你，我禁不住心里的酸苦！

——乌克兰民谣——

这一首歌是小说月报十二卷十号，《被损害民族文学号》拿来当作卷首语的。这凄凉悲惨的歌声，实可以代表全部译文的痛苦的悲鸣。我把这本杂志翻了一翻，不禁全心灵都紧缩了。因为篇幅的关系，不

能逐篇详细的批评，在这个地方，只能大略的说一说。

由痛苦中发出来的呼声，实较在欢愉中的歌舞尤足以感动人。因为这种呼声实是被侮辱、被损害的人们的血泪的哀号。听病者之转辗呻吟于床榻，凡稍有同情的人谁能不蹙额痛心呢？人类本是绝对平等的。谁也不是谁的奴隶。一个民族压伏在别一个民族的足下，实较劳动者压伏于资本家的座下的境遇，尤为可悲。凡是听他们的哀诉的，虽是极强暴的人，也要心肝为摧罢！何况我们也是屡受损害的民族呢？

我们看见他们的精神的向上奋斗，与慷慨激昂的歌声，觉得自己应该惭愧万分！我们之受压迫，也已甚了，但是精神的堕落依然，血和泪的文学犹绝对的不曾产生。

我所以愿意十分慎重的介绍这本《被损害民族文学号》给大家。

读者啊！夏芙夏伐支之诗有言：“但是，唉，我的老祖国呀，你也能立刻再开新花么？”我们虽不是国家主义者，但是我们又何愿使“祖国”（？）的花凋落啊！

（原载《时事新报·学灯》，1921年11月9日）

评《小说汇刊》

玄

这本《小说汇刊》乃文学研究会会员的小说十六篇的合集；大部分曾在《小说月报》上发表过。选这十六篇的用意，并非说这十六篇是最好的小说，也不是说这十六篇是作者的最好作品；他的本意不过是要说将“情调”和“风格”不同的小说收集在一处罢了。

中国一般人看小说的目的，一向是在看点“情节”，到现在还是如此；“情调”和“风格”，一向被群众忽视，现在仍被大多数人忽视。这是极不好的现象。我觉得若非把这个现象改革，中国一般读者赏鉴小说的程度，终难提高。这本小说集若能在这方面引起人注意，那就是莫大的成功了。

这十六篇中，就我看来，《别》是一篇极好的小说，但一般人或许要说他“平淡”；大悲君的两篇，也特具风格；这两篇都充分地表示作者的个性的。其余各篇，各有一个面目，这里且不多说，让读者自去找觅罢。

上海一隅，近来充斥着灰色的“小说匠”；因为一般口味低劣的群众正要求着腐烂的腥羶的东西，灰色的“小说匠”乃加工赶制，“粗制品”触目皆是。这些东西如果仅仅是制作粗疏倒也罢了，不幸又都是象北京路的“西式木器”，实在是粗劣，而外貌还要翻翻新样，迎合社会心理，骗骗不生眼睛的“猪头三”！所以什么“家庭问题”咧，“离婚问题”咧，“社会问题”咧，等等名词，也居然冠之于他们那些灰色“小说匠”的制品上了。他们以为只要篇中讲到几个工人，就是劳动间

题的小说了！这真不成话！

在如此汹涌的“灰色海”中，这本《小说汇刊》真乃如“沧海之一粟”，然而这点“如豆之光”将要照到什么人的眼前，尽他的光的天职；但我尚怕这一点“如豆之光”在久居黑暗的人们的眼前，还嫌太亮，耀得他们睁不开眼！

（原载《文学旬刊》第43期，上海《时事新报》

1922年7月11日）

读《小说汇刊》(节选)

陈炜谟

(一)

678

一年前,《小说月报》发起一个创作讨论,加入的人共有九位,所发表的论文差不多都是对于后来小说创作界很有影响的。就中叶圣陶先生的《创作的要素》与郑西谛先生的《平凡与纤巧》最能道出当时小说界的缺点。

叶先生说当时的小说界采取材料太随便,并且专描事情的外相,质和形都非常单调。郑先生所说,亦和这个差不多。他说当时的作者缺乏个性,思想单调,太没有独创的性质。事实限于极小范围,布局也陈陈相因,用字也陈陈相因。这些话真能道出当时小说界的缺点。但最使我生感想的是他所说的“聚许多不同的人的作品于一起而读之,并不觉得是不同的人所做的”那两句话。

这是一年前的事了。时代的变迁是很快的,小说界的进步亦是会很可惊的。就今日普通的小说界而论,固不免为郑、叶二君所讥笑。但就几位成功的很尽忠于艺术的人说。郑君的话却不适用,——早已不适用了。我近读《小说汇刊》,感想潮涌,觉得中国的小说,不管数量怎样的少,前途总是乐观的。

我做这篇文字,最使我感困难的,是在文字的组织上。《小说汇刊》是七个人的作品收集在一起的。要想在短短一篇文字里,把七个人都